

英勇霸气铸就的铁血军魂

张强 金哥◎著

敢死连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I247.52
Z152



敢死連

张强 金哥◎著

© 张强 金哥 2009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敢死连 / 张强, 金哥著. — 沈阳: 万卷出版公司,
2009.12

ISBN 978-7-5470-0426-5

I. 敢… II. ①张… ②金…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203079 号

出版发行: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9 号 邮编: 110003)

印刷者: 三河市文昌印刷装订厂

经销者: 全国新华书店

幅面尺寸: 168mm × 234mm

字 数: 322 千字

印 张: 21

出版时间: 2010 年 4 月第 1 版

印刷时间: 201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李文天

特约编辑: 郎爱民

装帧设计: 华夏视觉书籍装帧工作室

书 号: ISBN 978-7-5470-0426-5

定 价: 32.00 元

联系电话: 024-23284090

邮购热线: 024-23284050

传 真: 024-23284448

E-mail: vpc@mail.lnpgc.com.cn

网 址: <http://www.chinavpc.com>

敢死連

目 录 CONTENTS

- 第 一 章 生死九台城 / 5
- 第 二 章 孤独英雄 / 27
- 第 三 章 初生隔阂 / 50
- 第 四 章 血染谷仓 / 72
- 第 五 章 生死投名状 / 95
- 第 六 章 火线抉择 / 112
- 第 七 章 明珠暗投 / 137
- 第 八 章 养兵千日 / 161
- 第 九 章 一作炮灰 / 179
- 第 十 章 无名战功 / 204
- 第十一章 实至名归 / 227
- 第十二章 英雄救美 / 248
- 第十三章 分道扬镳 / 271
- 第十四章 瓜分瓦解 / 292
- 第十五章 二作炮灰 / 310

1940年，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强大攻势面前，国民党政府军节节败退，汪精卫在南京发表“日、满、华共同宣言”，宣布成立伪国民政府，中国人民的抗日运动进入最艰难的阶段。

这一年的华北战场上，国民党政府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等抗日队伍与日伪军处于僵持之势。绥远、五原相继失陷，为了夺取军事重镇九台城、配合日军参谋总部打通南下通道的战略计划，日军对驻防九台县的国民党守卫队发动了突然袭击，守军仓促应战，九台城危在旦夕。



第一章 生死九台城

刚刚进入九月，蒙绥地区已经是叶落草枯，一派萧瑟的景象。寒风中，几只老鸱泥塑一般蹲在年久失修的九台城城门楼子上晒太阳。远处隐隐传来几声枪炮声，老鸱睁了睁眼睛，又闭上了。

此刻，九台城内的县长王伯昭却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他心里很清楚，九台城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只要占领了九台城，就等于占领了整个蒙绥地区，打开了南下的大门。日本人这回是铁了心非要拿下九台城不可了，眼看着经营了大半辈子的九台城就要易手，王伯昭气得大骂日本人，放着好好的日本不待，偏要跑中国来，来也行啊，中国大了去了，去哪儿不好啊，可偏偏要来我九台县，还要搞什么蒙绥自治，自治个鬼！说白了就是来抢我王伯昭的一亩三分地。

骂完了日本人，王伯昭又接着骂国民党的中央军，整天耀武扬威，除了收税就是抓壮丁，没干过一样好事，这也忍了，实指望能挡住日本人，保一方平安，谁知日本人还没来呢，大部队就撤了，还美其名曰战略撤退，战略个鬼！不就是想保存实力嘛。如今就留了一个173团在前面顶着，能顶得住吗！还有那个173团团团长吴天，借着抗日的名义在九台城胡作非为、搜刮民财，讹了我几万块大洋就不说了，如今又盯上了我的保安队，想让保安队替你们打头阵，没门！保安队是我王伯昭的命根子，想都甭想！



骂归骂，王伯昭毕竟不敢违抗军令，吴天的电话一个接一个，再拖下去惹急了吴天也不好办。王伯昭看了看怀表，估计时间拖得也差不多了，这才叫人通知保安队队长江崇义集合队伍。

九台城城门楼子前，保安队队员列队集合。

明晃晃的太阳下，武器装备五花八门、参差不齐，但却分外耀眼。要说王伯昭对这支保安队真是不惜血本，不但给保安队配备了一批先进的中正式和德国毛瑟步枪，还专门买了三挺捷克造马克沁机枪，还有德国M24手榴弹等等，这些武器比起日军的三八大盖和歪把子机枪来，性能一点不差，甚至还略胜一筹。当然，一百多人的保安队不可能人人都配中正式，也有不少队员使的还是汉阳造、太原造等落后武器。

保安队队长江崇义看着眼前的情景，不由得豪气冲天，他大步站上高台，慷慨激昂道：“弟兄们，本队长接到王县长手令，日本鬼子正在对国军173团阵地发动进攻，王县长命令我们立即增援173团侧翼！弟兄们，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保安队报效国家的时候到了！”

江崇义，三十来岁，中等个儿，国字脸，长得仪表堂堂，讲义气、善交际，不但胸有城府，而且有一套笼络人心的手段，方圆百里，黑白两道少有不给面子的。大家都拿他和梁山好汉及时雨宋江比，不过江崇义自己却并不认同，在他看来，曹操曹孟德才是自己崇拜和效仿的榜样，熟读《三国演义》的他更喜欢自比曹操，“英雄当如曹孟德”时常挂在嘴上。

江崇义早年间曾当过北洋政府军官，本来仕途看好，却因为一个女人栽了大跟头，丢掉了大好前程。日军占领华北后，世道混乱、匪患横行，蛰伏多年的江崇义认为东山再起的时候到了，正好九台县县长王伯昭准备成立九台城保安队，王伯昭看中了江崇义带过兵打过仗的经历，二人一拍即合，王伯昭出钱、江崇义出力，很快，一支来自三教九流，背景不同、目的不同、价值观也不同的保安队成立了。江崇义当仁不让地当了保安队队长，成了众人的大哥。

这些人中既有虚荣好色贪慕权势的九台县富家子弟老二王直，也有从东北军退役流落九台城、嫉恶如仇的老三林奉天，还有河南逃难来的天不怕地

不怕张嘴就是“奶奶个熊”的孟刚孟黑子；有屠夫出身，胆大包天、心狠手辣，动不动就是“老子骗了你”的青面兽朱大生；有老兵油子、好赌成性，绰号“万金油”的马金宝；有不善言辞当过袍哥，走哪儿睡哪儿的四川人大个子李松；有胆小懦弱的学生——眼镜儿宋晓丹；有枪法神乎其神，不知来路的“丧门星”刘金锁；有退伍老兵，无家可归到保安队当厨子的霍爷，等等等等。

说这些人是乌合之众也好，说他们是亡命之徒也罢，只要在关二爷面前立了誓，大家就是兄弟，为了兄弟情义就得两肋插刀。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这也许是他们除了痛恨日本鬼子之外，唯一共同的价值观。

江崇义一声令下，保安队准备出发。

就在这时，日军一颗打偏了的炮弹夹着尖啸声落在九台城城楼子上，“轰”地一声巨响，天崩地裂一般，城门楼子轰然倒塌，几只烧焦了的老鹑落在了地上。

保安队顿时乱作一团。也难怪这些队员，他们中除了个别人当过兵打过仗外，其他人都是第一次见识这种场面。江崇义尽管带过兵打过仗，也被吓出一身冷汗；老二王直就更别提了，他哪见过这阵势，“妈呀”一声躲在了江崇义身后。

就在大家乱作一团之时，老三林奉天吼了一嗓子：“慌什么！弟兄们，鬼子已经打到咱家门口了，你们说，咱怎么办？”

一排长兼机枪手孟刚举着一把寒光闪烁的鬼头刀，带头吼：“奶奶个熊，打狗日的！”

朱大生等战士们也跟着喊起来：“打狗日的！”

战士们群情激愤，誓死保卫九台城的喊声声震云霄。

江崇义稳住了心神：“弟兄们，出发！”

百十来条热血男儿在江崇义的率领下，向阵地进发，此时的他们只知道要去打鬼子，却不知道他们即将面对的是侵华日军的精锐之师——山田联队。他们参加的第一次战斗将会改变保安队所有人的命运，等待他们的将是生与死、血与火、屈辱与荣耀、民族大义与兄弟情义的一次次考验……



僻静的山路上，一高一矮两个人影也在马不停蹄地赶往国军阵地，他们就是身为保安队副队长、被江崇义喊作“老三”的林奉天和绰号“眼镜儿”的战士宋晓丹。

林奉天是典型的东北汉子，身材魁梧、相貌威严、内质刚毅，举手投足透着一股子豪爽劲儿。此时林奉天头上冒着汗，一把扯开胸前的衣服，露出健壮的前胸：“眼镜儿，把水壶给我。”

鼻梁上架着眼镜，一副斯文模样的宋晓丹解下身上的一只军用水壶递给林奉天，林奉天伸手接过，旋即又丢回给宋晓丹：“鬼扯淡！酒壶！”宋晓丹赶忙解下另一只水壶递给林奉天，林奉天狠狠喝了一口，接着从口袋中摸出一个红辣椒，丢进了嘴里：“辣子就酒，越喝越有，痛快！”

宋晓丹看着他，像被辣椒呛着了似的直咧嘴：“三……三哥，都说您有四样宝贝不离身，酒壶、辣椒、钞票、还……还有枪……”林奉天笑：“咋的，又想听故事了？”宋晓丹嘿嘿笑着：“那……那是，给俺讲讲，回去俺也能跟弟兄们吹吹牛。”林奉天正要开口，前方隐隐传来炮弹的爆炸声，宋晓丹立刻紧张起来，林奉天也收起笑容：“我估摸着大哥他们已经上了阵地了，咱得赶紧走。”

林奉天刚说完，就听身后传来一阵急促的马蹄声。二人回身望去，山路上，一队日军骑兵浩浩荡荡地飞马赶来。

宋晓丹吓得扔下水壶，“妈呀”一声撒腿就跑。林奉天一把揪住宋晓丹：“人跑不过马，跟我来！”说完，林奉天捡起水壶，拉着宋晓丹一头钻进了路旁的草丛。

国军173团阵地上硝烟弥漫，保安队战士们被密集的炮火逼得一个个跳进战壕。猛烈的炮弹在身边不断炸响，毫无作战经验的战士们无头苍蝇般四处乱躲。

江崇义一把揪住一名乱跑的战士，大声喊：“慌什么！隐蔽！”

队员们清醒过来，纷纷找地方隐蔽起来，江崇义自己也趴进战壕里，王直紧跟在他身后也翻了进来。

江崇义向伏在自己不远处的孟刚喊：“黑子，快去看看，有没有弟兄受伤？”孟刚左右转转脑袋，扯着嗓子喊：“哪个没气儿了，报上名来。”江崇义瞪起眼睛：“混蛋！怎么说话呢！”话音未落，一发炮弹呼啸着直奔江崇义飞来。

江崇义惊呆了，旁边的王直也吓得呆若木鸡，千钧一发之际，孟刚大吼一声，猛然将江崇义和王直二人扑倒在地。

“轰”地一声巨响，尘土飞扬，战壕里弥漫着呛人的硝烟。

孟刚从炮灰中翻起身，惊慌地朝身下的江崇义喊：“大哥！大哥！你怎么啦？你醒醒！”

江崇义脸色煞白地爬了起来：“没事，我没事。看看老二，老二……”

孟刚转身去找老二。王直被虚土掩埋了，惊魂未定的他狼狈不堪地从土里爬出，刚一缓过神来，便不顾一切地满地扒拉着找他的宝贝金表，好不容易从炮灰堆里扒出金表，打开表壳放耳边听听，却发现金表没声了。怒不可遏的王直一跃跳上战壕，破口大骂：“小鬼子，我日你祖宗！”

突然间，隆隆的炮声全部停歇下来，阵地上出现死一般的沉寂。

站在战壕上面骂娘的王直顿时惊呆了，他呆望着前沿阵地，疑疑惑惑地朝下面喊了一声：“大哥，阵地上怎么没人啊？”

江崇义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你说什么？不可能！你看清没有？”王直揉揉眼睛再仔细看看，确定地说：“你自己上来看嘛，别说国军了，连个鬼影子都没有。”江崇义立马跳上战壕，兄弟们也都跟着跳出来，大家向阵地四周看去，一时间全部犹如泥塑木雕般愣住了。

硝烟散去，阵地上，没有一个173团官兵、没有一具尸体、没有枪炮的声音，只有江崇义带领的保安队孤零零地站在空荡荡的阵地上。

173团早已不知去向，正与敌人狭路相逢的林奉天却还为173团捏着一把汗。林奉天躲在草丛里，手枪子弹上膛，目光炯炯地盯着纵马而来的鬼子骑兵，不由担忧地悄声说道：“糟了！鬼子的动作果然够快，这回可够173团喝一壶了！”躲在他身边的宋晓丹紧张万分地盯着眼前的鬼子骑兵，端着盒子炮的手直发抖。



日军骑兵一个接一个策马而过，扬起的尘土犹如团团棉絮。

宋晓丹长舒了口气，正庆幸没被发现，这时，只见最后的一名小个子日本兵突然勒住了马头，呼喝一声前面的同伴，二人大声说了几句日语，接着调转马头便向林奉天二人隐藏的地方走来。

宋晓丹一下懵了，端起枪就要扣扳机。林奉天一把捏住了保险，低声喝道：“别慌！鬼子没发现我们。”

宋晓丹惶恐地盯着小个子日本兵，只见那小个子日本兵跳下战马，哼着小调，走到他二人埋伏的草丛前，解开裤子就在二人脑袋顶上撒起尿来。

小鬼子的臊尿冲脸浇下，林奉天二人强忍着动也没动一下。小鬼子尿完尿，舒爽地眯着眼，提起裤子刚要转身，不料，过于紧张的宋晓丹不小心碰倒了身旁的水壶，水壶顺着山坡“叮叮当当”地滚了下去，响声惊动了鬼子，这下，林奉天二人立刻暴露在鬼子眼前。

小个子日本兵眯着的眼一下子瞪得溜圆，他呼喝一声同伴，端起刺刀就朝林奉天刺来。几乎同时，林奉天已经突然间蹿起，一把夺过鬼子的三八大盖，顺势一个转身绕到鬼子身后，一刺刀捅倒了鬼子。

此刻，前面骑马的日本兵已催马赶到，挥起军刀砍向林奉天后脑，眼看军刀就要落下，林奉天听到背后的动静，机敏地猫腰躲过致命一击，接着顺势转身，抡起三八大盖，扫向鬼子坐骑的前腿。只听战马一声嘶鸣，当即栽倒，马上的日军也一头栽了下来。林奉天撤步、出枪，所有动作一气呵成，一刺刀结果了日军性命。

眨眼之间，林奉天便杀死了两名日军，趴在草丛里的宋晓丹看得瞠目结舌。林奉天面不改色，顺手捡起地上的鬼子军刀，试了试刀刃：“好刀！小鬼子的刀真是不错！眼镜儿，没事了，出来吧。”

宋晓丹惊魂未定地站了起来：“三……三……三哥……”林奉天顺手将军刀丢给宋晓丹：“接着！还愣着干什么？抄近路，上马走人！”说着牵过一匹鬼子的战马，动作敏捷地翻身上马。宋晓丹回过神来，慌忙牵过另一匹马，哆哆嗦嗦地爬了上去。

二人刚要拍马走人，林奉天忽然想起什么，一跃跳下战马，径直跑下山坡。宋晓丹不明所以地骑在马上望去，却见林奉天跑到山坡下，捡起水壶，

狠狠喝了一口酒：“痛快！”

林奉天和宋晓丹一路沿着崎岖山路纵马奔驰，急急赶往173团阵地，却没想到在半路上遇到了从阵地上仓皇撤下的国军部队。穿着国军军装的人流慌张奔逃着，像灾民一般摩肩接踵、拥挤践踏，尖叫着向前方涌去。

林奉天勒缰站定，问道：“怎么回事？你们哪支部队的？”

国军士兵人挤人，只顾撤退，没人接话。林奉天跳下战马，一把揪住一名国军军官：“说！咋回事？”国军军官衣冠不整、狼狈不堪，哭丧着脸说：“老乡，我们173团的，奉命撤退。”

林奉天一惊：“啥？撤退？那阵地咋办？”“啥咋办，不要了呗。”国军军官轻描淡写道出一句。林奉天一听急了，他挡住众人大喊：“不能撤！你们这是当逃兵！让鬼子炮弹给吓怂了，孬种！”

国军军官脸上红一阵白一阵：“兄弟，这是上面的命令，咱也没办法。撤！”说完，推开林奉天，混进人群，随人流而去。

宋晓丹突然想起什么：“三哥，他……他们撤了，那咱九台城不就完……完蛋了吗？还……还有，大哥他们咋办？”林奉天两眼怔怔地瞪着宋晓丹，脑子里紧急寻思着应对之策。宋晓丹以为自己说错了话，吓得赶忙解释：“俺……俺又说错话了……三……”林奉天“扑哧”一下笑了：“谁说你错了？你说得对！给我听好了，你马上赶回九台城向王县长报告，让他立刻安排百姓转移，告诉他，保安队最多只能坚持一个时辰，记住，只有一个时辰！快去！”

宋晓丹回过神来，答应一声，翻身上马。林奉天喊住他：“等等，把酒壶都给我。”宋晓丹解下酒壶递给林奉天，掉转马头，纵马而去。林奉天则跳上战马，风驰电掣直奔阵地。

阵地上，江崇义和战士们呆呆地看着了无人烟的阵地，脑子里像灌了铅似的半天转不了弯，一时都不知所措。

王直如在梦中，疑惑地问：“大哥，咱没走错地方吧？”话一出口，王直就后悔自己怎么说了这么一句狗屁话，狠狠扇了自己一个嘴巴。



孟刚双目圆睁，莽莽撞撞地说：“不是国军跑了吧？”

孟刚的猜测也曾在江崇义脑中一闪而过，只是他不愿相信，也不敢相信。他斩钉截铁地说：“不可能！这是打仗，不是过家家。再说了，他们从哪儿撤的？我们怎么没碰上？飞过去了？孟刚，赶紧带几个弟兄到前面阵地看看，快去！”

孟刚答应一声，带着两名战士跃出战壕往前跑去。江崇义对身后的人说：“跟我去找指挥部。”

江崇义带着人，沿着狭长的战壕急匆匆奔到173团阵地指挥部。战士马金宝率先跑了进去，查看一番后跑出来报告：“大哥，指挥部空无一人。”

“啊？不可能，再找找。”

“都找过了，别说人了，连弹壳都没有。”

江崇义还是不相信，也跟着跑进去：“不可能啊……”

正说着，孟刚大着嗓门撞进门来：“奶奶个熊！大哥，俺找遍了阵地，一个国军都没有。”王直一下跳了起来：“国军肯定是跑了！大哥，咱也赶紧撤吧，不然来不及了！孟刚，赶紧集合弟兄，撤！”

江崇义火了，吼了一声：“嚷嚷什么！谁看到国军撤了？老二你看到了？孟刚你亲眼看到了吗？”孟刚木然摇头，几个人也都面面相觑，安静下来。

江崇义骂道：“自乱阵脚，还怎么带兵？孟刚你去看看老三回来没有。”孟刚答应一声，提着他的“二黑哥”跑出去。

江崇义看看王直：“老二你记住，该沉得住气的时候就得沉得住气，怕也不能让人看出来，明白吗？”王直明白过来：“是，大哥，我明白。”江崇义点点头，忽听得外面传了朱大生的喊声：“三哥……三哥回来了！”

江崇义和王直赶忙迎出，只见林奉天沿着一条荆棘遍布的小道纵马赶到，转眼到了跟前，翻身下马：“大哥，我回来了！”

江崇义迫不及待地问：“老三，情况怎么样？”林奉天气喘吁吁：“大哥，我长话短说。情况不好，日军精锐山田联队已经集结待命，随时准备发动进攻，气人的是，173团这帮兔崽子在这个节骨眼上放弃阵地跑了。”江崇义心头一惊：“你是说，我们现在是孤军奋战？”林奉天点头：“是！”

众人顿时乱了阵脚，嚷嚷起来：“大哥咋办？”“是啊大哥，咱咋办？”

王直也再次跳了起来：“啥咋办，赶紧撤吧！弟兄们，集合！撤！”

众人慌乱地跟着王直准备撤退，林奉天吼了一嗓子：“干什么！都给我站住！国军能撤，保安队不能撤！”

众人不解地看着林奉天，王直急得跺脚：“老三你糊涂啦？说什么胡话呢？国军都撤了，我们不撤等死啊？”林奉天坚定地说：“正因为国军撤了，保安队才不能撤！大哥，我已经派宋晓丹回去报信，为了九台城的百姓平安转移，我们必须坚持一个时辰。”

“一个时辰？你说得好听，鬼子一排炮打过来，一刻钟咱就全交代了，还是一个时辰！”王直觉得林奉天简直不可理喻，转身对江崇义说道：“大哥，现在不是逞能的时候，国军一个正规团都望风而逃，咱保安队百十来号人能挡得住吗？这不是白送死嘛！”

一些战士也跟着嚷嚷起来：“是啊三哥，国军都撤了，咱可是孤军奋战……”

林奉天吼了一声：“鬼扯淡！那是他们孬种，让鬼子的炮弹给吓怂了，没放一枪一炮就可耻地跑光啦！弟兄们，小鬼子凭啥猖狂？就是因为咱怕死，没骨气、没胆子跟人家干，所以，人家才敢骑在你头上拉屎尿尿、才敢在你家里为所欲为。大哥，弟兄们，东三省咋丢的，我林奉天最清楚，就是因为咱前怕狼后怕虎，一忍再忍、一退再退，日本鬼子看你软、看好欺负、看你窝囊，才敢得寸进尺。大不了一命换一命，小日本还敢得寸进尺吗？说句大话，借他几个胆子，他也得掂量掂量！”

林奉天的一席话震动了大家，大家窃窃私语着。江崇义始终没说话，在心中默默作着决定。

林奉天越说越激动，他扯开领口，拿起水壶灌了几大口酒：“弟兄们，我们的父母妻儿都在九台城里眼巴巴地看着我们，我们就眼睁睁地看着小鬼子打进九台城，欺我父母、淫我姐妹吗？弟兄们，往大了说，咱还是个中国人吗？往小了说，咱还是个爷们儿吗？”

阵地上鸦雀无声，大家的脸上红一阵白一阵，默不作声。

王直急了，他说不过林奉天，只能指望说服老大江崇义：“大哥，咱保安队的弟兄没一个孬种，可是留在这里无异于以卵击石，到时候鬼子没挡住，



弟兄们的性命也没了，还谈什么保境安民？大哥，这时候万万不能冲动，这一百来号弟兄的生死就在您的一句话了。”

大家的目光纷纷投向江崇义。

江崇义沉默许久，开口道：“老三，大哥明白你的意思，我也不想就这么撤了，那样对不起九台城的百姓、对不起王县长的知遇之恩。可我是队长，是弟兄们的大哥，要为保安队的生存考虑，要为所有弟兄们的安危着想。常言道，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我看还是先撤出阵地再说。”

“大哥……”林奉天情急失语，王直则长舒一口气：“还等什么？赶紧撤！不然来不及了！”

大家低着头，默默跟在江崇义和王直身后，开始撤退。

一团乌云爬上来，渐渐遮蔽了阳光。刚刚林奉天的一席话让弟兄们无不震撼，现在虽然是向安全的后方撤退，可大家的心头还是像被棉花塞着一样闷得喘不过气来，这种时候逃命比拼命还让人心里不安。

看着弟兄们一个个从面前走过，沉默着的林奉天终于忍不住了：“黑子，等一下！”孟刚停下脚步，林奉天上前，也不说话，直接从孟刚肩头拿过马克沁，架在战壕上，又搬起两箱子子弹和一箱手榴弹摆在机枪旁，接着随手拿过马金宝的中正式步枪，试了试刺刀的刀口，靠在一旁。

孟刚一脸迷茫地看着他：“三哥你干什么？”林奉天也不回答，从身上解下酒壶，放在脚前，接着撬开手榴弹箱，取出手榴弹，一枚一枚打开保险，摆在战壕上。

战士们刚开始木然地看着林奉天的一举一动，不一会儿，似乎都明白过来，纷纷停下脚步。

江崇义看出端倪：“老三你干什么？别冲动！”林奉天笑了笑：“大哥，我没冲动，一枪不放就回九台城，我脸没地方搁呀。”说完，低头继续着手里的工作。

大家默默地注视着林奉天，林奉天一言不发，平静地做着这一切。

突然，孟刚低吼了一声：“奶奶的！俺的家伙也不是烧火棍。三哥，机枪给俺！”说完，拔出鬼头刀，一刀砍在一棵树上，转身去拿机枪。

孟刚刚转回来，大个头儿李松也走回来，一句话没说，默默地捡起手榴

弹，一枚枚打开保险，摆好。马金宝和刘金锁对视一眼，二人也默默地走了回来。朱大生犹豫片刻，看看江崇义：“娘的！这样走了还算他妈爷们儿吗？我也留下！”战士们一个个相继都走了回来。

看着眼前的一切，江崇义突然跳上战壕：“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弟兄们，咱都是一个头磕在地上的弟兄，既然是兄弟，就应当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孟刚带着大伙也跟着喊：“对，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江崇义突然声音哽咽起来：“可是我知道，打仗是要死人的，大哥不想看到任何一个弟兄有个三长两短，可是国难当头，由不得你我。现在听我说，想走的，都可以走，大哥我绝不怪你们，留下的是好兄弟，回去的还是我江崇义的好兄弟！”

大家被江崇义一番情深意重的话打动，群情激昂：“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大哥，我们都听您的，我们都留下！我们都留下！”大家同仇敌忾，王直也只好跟着举起了枪：“娘的！爷们儿也不是孬种！”

林奉天热泪盈眶：“弟兄们，谢谢大家了！”

黑云压城城欲摧，九台城在炮火的威胁下，已是摇摇欲坠。九台城内，大街上空无一人，家家户户闭门上锁。覆巢之下无完卵，相继失守的国土，让九台城的百姓早已是人人自危、草木皆兵。

街道上空无一人，九台县县长王伯昭和几名参议神情严肃地站在县府大院的台阶上焦急地等人。一位参议按捺不住，问道：“王县长，木村先生怎么还不来？再不来可就来不及了。”王伯昭语气严厉地呵斥：“慌什么！”

正说着，只听得石板路上沉闷的马蹄声远远传来，紧接着就看见两辆遮蔽得严严实实的马车驶了过来。

马车慢慢进入县府大院，停了下来，王伯昭等人赶紧迎上来，只见车帘一挑，一个脖子和脑袋一般粗的日本人跳下马车，他就是日军特高科驻九台大特务木村介男。

王伯昭竭力保持着矜持和木村握手：“木村先生辛苦了，请！”木村傲慢地点了点头：“请！”木村在几名特高科便衣和王伯昭等人的簇拥下步进了正房，房门随即在他们身后紧紧关闭。



木村慢慢踱着步，细细打量着屋内陈设。书架上摆满了各种线装古书，博古架上陈设着明清瓷器，王伯昭喜好古玩，为人也略显拘泥守旧，一直是长袍马褂不离身，却一直引以为傲。木村看到正墙上悬挂着一幅“紫气东来”的中堂，便颇有趣味地驻足观看，王伯昭见他感兴趣，讲解道：“传说老子过函谷关前，关尹喜见有紫气从东而来，知道将有圣人过关，果然，老子骑着青牛而来。”王伯昭看着木村意味深长地一笑，道：“今日木村先生光临本县，也可谓紫气东来啊。”

深谙中国文化的木村会心一笑：“王县长寓意深远，佩服佩服！”王伯昭：“过奖过奖！”

王伯昭和木村等人分宾主落座。王伯昭端起茶杯：“木村先生请！”木村象征性地抿了一口，放下茶碗：“王县长，应您的邀请，我代表大日本皇军前来谈判。中国有句古话叫开门见山，今天我们开门见山如何？”王伯昭：“好说好说。”木村掏出一张纸递给王伯昭：“那就请签字吧。”王伯昭没接：“木村先生，我们好像还没开始谈判吧？”木村笑笑：“王县长，不要忘了，是您主动邀请我来谈判的。”王伯昭犹豫片刻，无奈地接过协议仔细看起来。

协议中，日军竟提出九台由蒙绥自治的条件，王伯昭和几名心腹参议看完协议，相视无语。这张纸，名为协议，实则就是一份降书啊。

王伯昭咳嗽了两声：“木村先生，贵军所提条件未免太苛刻了吧？”木村假装不解：“哦？王县长请讲。”王伯昭为难道：“其他条件尚可以接受，唯有加入蒙绥自治区这条，恕本县万难从命。”

木村冷笑：“王县长，你有的选择吗？”

王伯昭脸色铁青，作最后一搏：“木村先生，不要忘了城外战事还没结束，鹿死谁手还不知道。”

“那就恕不奉陪，告辞！”木村拉下脸来，站起身就走，几名特务赶紧跟上。王伯昭和乡绅们面面相觑，参议们赶忙拦住木村：“木村先生，有话好说，有话好说嘛！我们再谈谈，再谈谈！”

木村威胁地说：“没什么好谈的！王县长，你们现在只有一条出路，就是无条件加入蒙绥自治区，否则城破之日，那些杀红了眼的皇军士兵是什么事都能做出来的，到时候在座的诸位、九台城的百姓，当然也包括诸位的妻